

# 憶許世英

龔德柏原著  
喬家才校訂

許世英以九十二歲之年，精神甚好，死的先兩天，還到距臺北市約十公里之榮民醫院，看于右任的病，任何人都沒有想到，他自己兩天後，會以小病而死。可見老年人是容易死的，閻羅王傳票一下，即刻報到。我雖未到八十，但也算二等老人，我絕不怕死，但希望照許世英一樣，死得痛快，請勿給我一個半身不遂，求死不得，那就好了！

賈景德前年死了，臺灣就沒有滿清的翰林；許世英現在死了，臺灣就沒有滿清的封疆大吏。他是辛亥革命時滿清的山西藩臺，即布政使。嚴格說：還不算封疆大吏。因為藩臺之上，還有撫臺，即巡撫。但在官制上，布政使是一省地方官長，巡撫是臨時派遣的（巡撫之設始於明末，是臨時差使，亦不是每省都有，而直隸省則有三個之多，故不是管地方的官。但到滿清，則幾乎每省都有，也不是地方長官，譬如從前湖南只有偏沅巡撫，駐沅州，即現在芷江，可為非地方長官之證）。但日子久了，巡撫也駐省城，不巡不撫，遇事干涉布政使之職權，故後來成了地方長官，真正的地方長官反成了巡撫屬員，這是強賓奪主之例。

滿清亡了，他在袁世凱之下，曾任奉天高等

法院院長等職。袁世凱死了，段祺瑞組織內閣，許世英是內務部總長，當時是與國民黨合作組閣，故國民黨人孫洪伊任教育總長。他是當時激烈派，因內閣中有許世英，孫洪伊則認許是官僚派，不肯就職，後來因此還爭吵多時，北洋派與國民黨不能和睦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我那時二十多歲，知識不夠，以為孫洪伊所反對的人物，當然是壞人，故其後十年間，總認為許世英是壞人，直到十四年年底，我的觀念始完全轉變。

民國十四年我在北平辦大同晚報，這年秋天，江浙戰爭爆發，奉天派的江蘇督軍楊宇霆、安徽督軍姜登選被驅逐，奉軍向屯兵天津一帶，大有與駐北平的馮玉祥開戰之勢。但馮玉祥運用陰謀，使奉軍大將郭松齡倒戈回奉，而共產黨人、國民黨人則在北平策動學生，以打倒當時的執政（等於總統）段祺瑞。十一月底的一天，大隊學生去包圍東總布胡同段祺瑞住宅，形勢非常嚴重，平日在段氏左右做官的，大多數由後門逃出，沒有逃出去的則被圍在屋內。忽然許世英通過學生的包圍，而進入段宅，來與段共生死，這使我非常感動。因為在這生死存亡關頭，才見許世英的人格，所謂「家貧見孝子，板蕩識忠臣」，由此以後許世英在我眼中，是大大的好人了。

這次風潮熄後，段祺瑞改組政府，以許世英任國務總理，組織責任內閣。段派的人放言罵許世英，我出來為許保鏢，問他們當學生包圍段宅時，你們都到那裏去了？只有許世英一人與段共存亡。現在風潮平息了，你們為做官，罵許世英，你們有罵他的資格嗎？不久新聞界有件事要與國務總理交涉，我是代表之一，許世英親自出見。交涉辦妥送客時，許執我的手，對我說：「你是主張公道的。」這表示我為他說的話，他已看見了，故表謝意。
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，許世英代表國民政府赴日本當大使，尚未起程。一天我到外交部，在部內碰到他，我對他打招呼，他也答禮，他是否還認識我？當係疑問。他走到我身旁，替我扣上馬褂的一個扣子，說一兩句話而別。因我常常有兩個扣子不扣的習慣，他為我一聲不響扣扣子，使我臉紅耳熱，以後永不敢再不扣扣子了。

中日開戰後，我們已退到重慶，大概是二十八年一二月，他由香港來到重慶，我同王芃生去看他，王芃生當他的駐日大使館參事官，當然認得，由王再介紹我，我們三人談了很久。別的話我不記得了，只記得他說：他在香港時滑倒在地，把手跌斷了，痛得很，他並不請西醫醫治，

中 只吃雲南白藥，不久就好了。我們見面時，他的手完全好了。由此可證真的雲南白藥確有接骨功效，這點值得向國人介紹。

其後我與他從未見面，我到臺灣後，在山中休養七年，四十六年我始回家，是年舊曆七月十八日，他在臺北做壽（每年一次早已如此），我去拜壽，他已不認得我了。因我這時已有長鬍子，更使他不容易認識。經黃伯度說明，他始憶及。其後每年一次做壽，我一定去的。

這次的追悼會，蔣總統介公以高年元首之尊，又加一日萬幾，當然很少參加別人的追悼會。但這次不但去了，而且面對許世英的遺像，默念約十分鐘之久，使全場感動，這證明蔣總統是如何尊敬許老，對其死去，當非常悲痛呢！許世英是滿清遺臣，北洋舊人，真可謂三朝元老，在別人當受譏諷，何以會被蔣總統這樣敬重呢？

即許氏以國家統一為重，當民國十三年冬由馮玉祥倒戈而打倒曹錕吳佩孚，由段祺瑞出任執政。這時孫中山先生雖參加倒曹之機密，但成功之後，誰也不買中山先生之賬。只有許世英在段祺瑞左右，力主請中山先生入北京，共商統一大計。所以中山先生之由粵經日本入京，與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共商大計，完全出於許世英一人的努力。其後段派召集善後會議，並預備召開國民會議，皆採用中山先生的主張。其後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，段張等負約，致國民會議未獲召集，但許世英與國民黨的善緣則結成了。

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遇到日本的侵略。二

十四年多，日本在華北策動自治，即變相的九一八事變之陰謀。當時形勢非常嚴重，幸而蔣委員長頓硬兼施之政策收效，得以暫維現狀。故蔣委員長須得在中日兩國都受尊敬之人擔任駐日大使，折衝樽俎，以化干戈為玉帛。這是非常重大的任務。選來選去，只有許世英為合格。他既任過滿清的封疆大吏；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；詩與字又極佳，因日本不但重官，而且重詩與字，而且已是六十四歲之高年，以為可以壓住日本軍閥，使之有所顧忌，暫緩其侵略若干時，則於中國當有大利。政府以此徵其同意，他亦概允擔任此職，這是所謂跳火坑，非置生死名譽於度外，是不願幹的。他之願擔任此職，亦十四年多與段祺瑞共生死，同為替國家犧牲之誠意。許氏之可尊敬即此犧牲精神，宜蔣總統介公之敬重其人也。

但這時承日本二·二六事變之後，雖由廣田組織內閣，而軍閥已掌握政策的支配權力，故廣田內閣其名，而軍閥內閣其實，侵略華北，佔領平津政策，已於是年（二十五年）八月十一日，由五相會議決定，只待實行了。這種情形，許大使非常清楚，他心中非常憂慮，故得了不能睡眠之重症，久而未癒，否則許氏當更為長壽，亦未可知。

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之前五日，許大使鑒於時局日趨嚴重，回國報告。除報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外，並以長電向駐節廬山之蔣委員長陳述最近情形。七七事變爆發後，蔣委員長即電許氏：即日回任，不必到廬山請訓。許氏即回到任所。

這時日本對平津與綏察兩省之佔領，已是國策，不是任何口舌所能收效，故平津失陷，再於八月十一日向南口進攻，意在進佔察哈爾、綏遠，以佔對俄之戰略地利。不久上海又爆發大戰，中日兩國只有同歸於盡。這不是許氏失敗，而是時勢使然，雖起中國第一外交家鄭國子產（公孫僑）於地下，亦不能挽此劫運也。

這個時期，日本軍閥浪人操縱下之民衆，召開「暴支膺懲大會」，要向中國大使館示威。日本警察事前派人告訴大使，請其先將大使館鐵門關閉，免暴徒侵入。許大使命參事黃伯度告日警：「中國大使館人員絕不怕死，日本暴徒要侵入大使館，聽其自便，大使館鐵門絕不關閉，至維持治安與否？是日本警察的事，中國人不問。」日本暴徒見大使館鐵門大開，反不敢侵入，許大使等人更是安全無恙。這是一齣真正「空城計」，（諸葛亮的空城計絕無其事）嚇退了數十萬日本暴民，苟非有犧牲精神，誰敢出此。其實日本暴民意在示威，要以虛聲壓倒中國人，若是許大使稍為膽怯，關閉鐵門，反可招致暴徒越牆而入。只有大開鐵門，可以使之膽怯而不敢入，日本國民性，就是如此。

假使中國沒有汪精衛等無骨漢，在七七前，始終以許世英精神對付日本，或者日本知難而退，中日可以不戰了！

許世英是這樣的硬漢，與他身不滿五尺恰恰相反，其膽則真包天。是一個值得我們崇敬的人。

（民國五十三年十月三十日）

，各色伶人，大家自由行動，譚鑫培帶着許多配角赴滬，演於新新舞台，這是他第五次上海之行。楊小樓也應呂月樵、白文奎之約南下，在三馬路大舞台演唱經年，這本是他父親楊月樓舊遊之地，於今雖鳳初來，能不哄動了整個春申。

到了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，他從上海回來，覺得上海的新式舞台，佈景新奇，觀眾的座位又極舒適，比起北京的舊式戲園來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，於是他決意蓋一座新式舞台，使得都中人士，耳目一新，這與梅蘭芳由上海歸來，編排許多的古裝新戲，其動機大略相同。他就聯合了姚佩秋，及外行孫某、殷某等，湊集資本，在門外西柳樹井地方，仿照上海舞台形式，建築起來，取名為「第一舞台」。北京前門大街中間，有一條東西的橫大街，由前門大街向西一轉彎，叫做「西珠市口」，再向西就是「西柳樹井」，過去就是驟馬市大街，那就連上宣武門大街了。若是再向西去，就到了菜市口，是前清時候斬殺囚犯的刑場。由前門大街到宣武門大街是三里多路，北京人有句俗語是「門到門，三里零。」由前門大街往東轉彎，那段路叫做「東珠市口」，再往東是「東柳樹井」，過去是三里河大街，那就連上崇文門大街了，又是三里多路。這條橫的大街，由東到西，換了許多的名字，實在是一條大街，不過走多麼遠，換什麼名字，北京人全都自己心中有數。西柳樹井是一個通衢鬧市，所以他們選定那個地方，購地建造，在民國三年的夏天落成，打算每天演日夜兩場戲。班底全不一樣，印的戲目是薄型書本式，極為講究，上面招登

廣告，在當時實為創舉。

開張那天是六月九日，白天的戲碼是：回朝（占正亭），鎮潭州（錢俊仙），嫁妹（何桂山），功臣宴（韋久峯），英雄會（李連仲、錢金福），羣英會（賈洪林、程繼仙），馬上緣（姚佩秋），蟠桃會（朱桂芳、許德義），黃金台（王又宸），目蓮救母（龔雲甫）。賈洪林是春茂堂陳丹仙家的徒弟，唱老生，曾為譚鑫培配戲多年；王又宸是唱譚派鬚生，由票友而下海，為譚鑫培的快婿，龔雲甫本來也是票友，唱老生，後來拜孫菊仙為師，搭四喜班，孫菊仙勸他改老旦，拜在熊連喜名下，從此藝能大進，又以天生的一付老旦面孔，日漸走紅，在光緒三十年挑的差事，現在居然以老旦壓場，創從來未有之例。

夜戲是：飛虎山（占正亭），金錢豹（陳玉林），打金枝（許蔭棠），玉玲瓏（金仲仁、陳桐雲），金鎖陣（沈華軒），珠砂痣（王鳳卿、朱幼芬），樊江關（路三寶、王瑤卿）。金仲仁是前清宗室，唱小生，也是由票友而下海的，沈華軒是拜楊小樓為師的，學楊氏的武生戲，尚有幾分似處，他身材魁梧，人稱「沈大個」，王瑤卿鳳卿兄弟是怡雲堂王彩林的兒子，也都是穎春堂朱桂元家的徒弟，瑤卿習青衣，本師為謝雙壽，鳳卿習汪派老生，瑤卿在光緒三十年，鳳卿在三十二年，先後入宮當差，路三寶是山東祥慶和科班出身的花旦，入京以貴妃醉酒一劇享名，梅蘭芳曾得其真傳。那天楊小樓以老板的身份，沒有登台，但是出乎意外的，是正在夜戲上座的時候，忽然失火，立刻停鑼，人們均以為不祥，所

以後來在第一舞台演戲的班子均不能長久，於是只作為臨時演義務戲之用，以其地方寬大，容納觀眾較多，到民國二十六年，還是不免被一場大火燒光。在民國三年七月三日又重開張，楊小樓在第一舞台一直唱了六年，到民國八年以債務糾葛，把園子抵給債主，他就移到別處出演了。

### 譚楊合作與八大拿

他初在第一舞台出演的時候，班名是陶詠社，後台管事是姚佩秋，在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三月裏，曾排過一次老戲，四本「取南郡」，分四天唱完，他飾趙雲，每天在前邊加演一齣短打武戲。不久梅蘭芳由上海回來，加入了俞振庭的雙慶社，把王鳳卿約了過去，只剩下王瑤卿，不久也退出，陶詠社就邀進老生劉鴻昇，以壯聲勢。

劉鴻昇是票友出身，初習花臉，在同春班與譚鑫培配過戲，譚氏以其年輕，戲呼之為小花臉，後由上海歸來，改唱老生，自組鴻慶社，現在加入陶詠社，頭天演其個人傑作「完璧歸趙」，這是孫菊仙演過的戲，他從劉景然手裏得着的本子。劉景然也是票友出身，他家藏的戲本甚多，會的戲也不少，唱的詞句，往往與眾不同，即如長坂坡的劉備，他就不唱「堪嘆萬般皆有命」那段「大路活」的詞，而另唱別詞，推陳出新，故示淵博。晚年為糊口計，常為劉鴻昇說些冷戲，送給劉鴻昇許多本子，如罵楊廣，翻徹裝瘋，度白儉等等，不過他自己的嗓音不太受聽，人們給他起個外號，叫做「叫街劉」，可是他也有拿手

的好戲，如御碑亭的主考，審頭刺湯的陸炳，三擊掌的王允，都是在堂會中時常有人煩演的。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秋天，譚鑫培一度加入陶詠社，唱了五天夜戲，譚氏演的是空城計，碰碑，捉放曹，狀元譜，罵曹；楊小樓在倒第二陪着他唱的是落馬湖，挑滑車，艷陽樓，鐵龍山，冀州城，這彷彿當年同慶班的景象，又到目前，而這是僅有的一次，以後他們除去了義務戲而外，就沒有再同台唱過。

民國五年的冬天，陶詠社改組為桐馨社，從那時起，後台管事換了劉硯芳，劉硯芳是他的女婿，藝名小梧桐，所以取這個社名。改組的頭天夜戲，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加入了梅蘭芳、王鳳卿，兩人合唱的汾河灣，楊小樓演的落馬湖。這是施公案八大拿之一，施公放了漣運總督出京，從直隸經過山東到兩淮，沿途明查暗訪，捉拿了許多強梁惡霸，梨園行根據小說，把這些戲連串在一起，叫做「八大拿」，但是與小說上的次序，不盡相同。那時武生沈小慶在春台班，在這八大拿裏添些場子，穿插起來，無論那兩出，都可以接連得上，又加上許多武把子，特別開打，顯得新鮮火爆。這八大拿是（一）霸王莊拿黃龍基，這齣戲緊接着洗浮山之後，（二）獨虎營拿羅四虎，（三）河間府拿侯七，（四）東昌府拿郝文僧，（五）殷家堡拿股洪，（六）落馬湖拿李佩，（七）淮安府拿蔡天化，（八）蚩蚩廟拿費德恭。至於惡虎村拿漢武，在這個時期以前，連環套拿寶爾敏，在這個時期以後，全不屬於八大拿之內。

### 講究音韻絕無倒字

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二月二十六日夜戲，

楊小樓唱雙鮑，先在前面演金鎖陣，後又與梅蘭芳合演五花洞，飾法官，邊張天師法旨擒妖，一聲「領法旨喏」，就能博得全堂彩聲。又在三月十日夜戲，梅蘭芳演他所排的新戲「牢獄鴛鴦」，大軸是楊小樓王鳳卿合演陽平關，這齣戲他陪着譚老板唱過多次。在接令的時候，他手持令箭，唱一個下句，「不差俺趙雲功難成」，然後一笑下場，就這一聲「哈……」，所有楊派武生，敢說沒有一個人學得到家。這句唱裏的趙字念成「早」，固然是用的湖廣音，顯得動聽，可是趙字在韻書裏，是上聲，入筱韻，可見他對於音韻上一絲不苟，難怪人們都說譚鑫培與楊小樓二人嘴裏沒有一「倒字」。他是譚鑫培的義子，平時得譚歡心，當然會加以訓練，可是他父親楊月樓，與師傅俞菊笙，都是張二奎的門徒，在他所得的趣庭之訓，與薪火之傳，一定俱導源於奎派，那麼他的考究字音，不能不說是奎派的再傳，所以張二奎自認爲遵守洪武正韻，字正腔圓，絕不是誇大其詞。人們都說奎派老生不講究字眼，由此看來，是不確的，那是後來學奎派的人工夫不夠，不能注意及此，而不能說張二奎就是這樣，猶之譚鑫培從來不倒字，而唱譚派老生的，還不是「有味兒，沒字兒」的很多，那也能說譚派就應該如此嗎？所以余叔岩一生致力於音韻之學，是確有見地。陽平關的趙雲還有一句唱，是在黃忠被曹營衆將圍困的時候，趙雲上來接應，台簾一

掀，他高舉銀槍，站在上場門口，唱下句「元始喏——將軍——下九霄」，一句分三小截，「下」字用湖廣音，與「九霄」兩字，連着唱出，其「氣口」之勻適，「噴口」之脆生，真如鶴鳴九皋，彷彿是飛將軍從天而降。尚和玉是唱元始天尊，下九霄，楊氏是道教的虔誠信徒，不敢僭擬仙尊，故略改稱呼，以示區別。尚氏嚦啞，咬字雖然有勁，但缺少俏頭，可貴處是他從不惜力偷懶，至於俞振庭飾趙雲，乾脆就不張嘴，出場就起打了，這是不應該的。如果是二路角色，尚可原諒，俞振庭是名父之子，也算名角，如何可以隨便「馬詞兒」。因此想起戰太平的二夫人，在假裝瘋魔，與花雲大街上相遇的時候，花雲唱完「使個眼色快逃走」，她就要接腿唱末句「捨死拼生奔金陵」，然後使身段下場，如今都只是手持羽扇，三笑而下了。還有南陽關的老生伍雲召，在城樓上唱完了一大段，將要迎敵的時候，唱一個上句「叫伍保忙把城開了」，然後下桌子，出城，照老例是站在城門口唱完了下句「南陽關外槍對刀」，然後起打，現在都是「掃一句」，立刻就起鑼鼓，顯得比較緊湊，但是在清唱時，仍應當唱全，交代清楚纔對。

### 陽平關花木蘭別姬

楊小樓這齣陽平關，也是他一生得意之作，當年與譚鑫培合照過一張戲像，就是五截山得勝將要回營的時候，兩人對立着，譚氏站下場門，左手提刀，刀攢向下，右手高舉過額，是得意的神態，楊氏站上場門，右手持槍，槍尖點地，左

手撫鬚於胸前，兩脚八字站着，頭微俯，舉目凝視黃忠，一種敬服老將軍的心理，於無聲中表現出來，這張像片，可算是楊氏畢生戲照中最佳的一幀。

這齣陽平關的趙雲，唱詞不多，句句討巧，而那出金鎖陣裏更少，只有一句，是張飛趙雲同上，趙雲唱「大膽曹仁也興兵」，就準摟一個好，是真能以少許勝多許者。

三月十七日夜戲，梅蘭芳初次演新排的「花木蘭」，那天演的是前本，因為初排這齣戲，是分前後本，兩天演完，後來改為「木蘭從軍」，一天演完，如同楊小樓初排楚漢爭，也是分兩天唱，後來與梅蘭芳合演，才刪繁就簡，一天唱全，注重在別姬一場，就改名「霸王別姬」。那天大軸是楊小樓的漢皇莊，他飾褚彪，在「探牢」一場裏，手持飯籃，且行且唱，身段做工，並皆佳妙。

三月二十四日夜戲，梅蘭芳初次演後本花木蘭，楊小樓在大軸演艷陽樓。那天開台就是好戲，錢金福演蘆花蕩，以下是高慶奎、郝壽臣演搜孤救孤，高慶奎是丑角高四保的兒子，從賈麗川、賈洪林叔姪都學過戲，郝壽臣是李連仲的徒弟，第三齣是許德義、朱桂芳的攻潼關，許德義是老生許蔭棠的兒子，小福壽科班出身，朱桂芳是武旦朱文英的兒子，小長春科班出身，第四齣是許蔭棠的選元戎，第五齣是路三寶的馬上緣，以下就是花木蘭與艷陽樓了。

楊小樓演艷陽樓，照例配角是范寶亭飾青面虎，遲月亭飾花逢春，范是小福壽科班出身，遲

是小天仙科班出身，這齣戲裏，用不着錢許二位大將，所以他們倆每人在前邊各唱一齣。高登在這齣戲裏，兩場用單槍，一場用大刀，每次下場，亮相不同。在起打之前，「盪馬」的時候，右手拿着馬鞭，左手抓着開整的大襟，開整裏面兩層都是用薄綢子做的，其質量甚輕，但是大襟的下角，以及前後身的下擺，無論在使什麼身段，均是畢直下垂，就是擰腰蹣跚，也沒有圍住腰裏

住腿的情形，這點勁頭兒，就是真工夫。還有高登在搶了民女回家的時候，乘馬馳馳，花逢春、青面虎、呼延豹秦、仁四人隨後銜尾直追，先後上場，高登將要到下場門口，似乎覺得身後有人起來，使一個身段，好像是馬蹄如飛的檔口，急忙的猛一勒韁，而馬一時又停不住，高登此時

半轉身軀，斜着向台口衝來，彷彿那匹馬橫着退回來的樣子，身上同腳底下的那份兒好看，就不用提了。後面四個人也隨着過來，行動一致，不先不後，大家同時在台口一字排開，但都不用正臉朝着他，而高登猛然抬頭，看出四人的行動，知道有一點來意不善，但仍是不把他們放在眼裏，做出不加理會的神情，在亮相之後，揚鞭而去，那副惡少的神態，活現出來，做戲到此，就不僅是以刺擊見長，真神乎其技矣。這些配角，固然都是上選，與他的舉動，配合得嚴實合縫，可是楊氏對於每一個戲中人的身份與心理，無不處處體會入微，所以表情與動作，俱能恰到好处，其成名在此，絕非偶然。

三月三十一日夜戲，梅蘭芳初次演其新戲「千金一笑」，由姜妙香扮賈寶玉，姜妙香是絢春

堂姜雙喜之子，本唱青衣，因為倒嗓，拜在馮蕙林門下，改演小生，楊小樓在大軸演賈家樓，由錢金福飾程咬金，許德義飾來虎。本來程咬金是一向由黃潤甫扮的，此時黃潤甫故去，所以由錢氏擔任此角。黃潤甫在未逝世之前，最後一次，即係演賈家樓。錢氏的「架子花」戲也不弱，如取洛陽的馬武，瓦口關的張飛，青風寨的李逵，均極拿手，此戲的程咬金，身段做工，邊式俐落，不讓黃三專美於前。楊小樓飾唐壁，雖然不是累活，但也有幾場大刀花，還帶着打出手，遞傢伙，而且四句定場詩，就念得威風凜凜，這是他的看家本領，每齣戲由出場幾句念白起，就使人精神為之一振。就像他飾回荆州的趙雲，單上時，念白有力，混身是戲，絕不顯得孤單，好角就有這樣「單滿台」的本事。許德義的來虎，也是一個人單上，起完霸，坐在轎門候令，活現出虎將的氣概，不等到後面的起打，已經引人入勝，這就是好配角。

### 安天會裏動人猴戲

四月二十九日夜戲，梅蘭芳、王鳳卿合演迴龍閣，楊小樓初次露演安天會。這齣戲他是向張淇林討教來的，張是三慶科班出身，光緒九年挑進昇平署，對於此戲，素稱絕活，時常在堂會裏，有人煩演，所以楊氏向他請益。此戲是崑腔本子，所以身段繁重，唱念均須帶有動作，孫悟空頭場由黃羅傘隨着上台，念白有「你看前呼後擁，黃羅蓋頂，好不威風也。」這幾句就有許多身段，接着唱「黃鍾醉花陰」一曲，「後擁前呼衆

牙爪，擺頭踏威儀不小，倒看俺金絲帽，蟒龍袍，暢好的擺擺搖搖……。」一路唱來，連動帶做，本來孫大聖是應該穿女蟒的，高陽崑腔班中，老生郝振基演此戲，亦負盛名，其穿法就是如此，此外棋盤會的齊王，也是穿女蟒，顯着帶點丑態，可是楊氏改穿大蟒，黃色平金，不僅是夠氣派，而且使身段更好看得多些。尤其是念「與天地同休，日月同老」，指天畫地，身上亦隨之有各樣的動作，妙到極點。

在進入桃園「偷桃」之後，接着「鬧宴」，係大聖由桃園出來，闖到瑤池宴上，唱「黃鍾喜遷鶯」；「佳餚……般般精妙……雪藕交梨並火棗……俺可也緣不小。」乘着無人之際，將席上珍饈美味，偷吃一頓，又喝得酩酊大醉，念「且住，我幹了這事，天宮也住不得了，也罷，把這些好東西，帶回去，與俺子孫們見識見識，待我裝起來。」拔下毫毛，變個口袋，將席上殘肴，裝入袋內，捎起袋來，搖搖晃晃的下場。接着就是「盜丹」，他信步行到兜率天宮，正是三十三天太上老君的洞府，他趁着洞裏的童兒不在，從老君的八卦爐旁，拿起葫蘆來，一翻身臥在桌上，將葫蘆對着嘴，兩脚飛舞，把葫蘆裏的金丹，盡量吞吃，唱「黃鍾刮地風」，「想世人呵，得一粒金丹成大道，俺老孫今日小，只當做炒豆兒吃一飽。」念「這個禍關的不小，待俺溜了吧！」聳肩縮臂，且說且走，兩足輕抬，時時回顧，

能歌能舞的花  
夏威夷的花，有數不清的種類，生長最多的一種大紅色的芙蓉 (Hibiscus)，遍地都是，

# 夏威夷風光 (二)

也是夏威夷的州花，顏色嬌艷如火，正象徵夏威夷的熱情、活潑。夏威夷州八個島，也都有一種「島花」，如：

大島 (Hawaii) —— 紅色的 Lehua 花。  
澳湖島 (Oahu) —— 黃色的 Niina 花。  
茂綺島 (Maui) —— 淡紅色的 Lokolani

猴態十足。

此後即接着「派將」，是托塔李天王上高桌，唱崑曲，派天兵天將，捉拿孫行者。這個場面，非常的熱鬧，所上神將，由風、雨、雷、電引起，接着上二十八宿，十二元辰，六丁六甲，東西南北星斗，天罡地煞，青龍白虎，羅喉計都，喪門弔客，紅鸞月孛，馬趙溫劉四天王，九曜星君，哪咤太子，然後巨靈神引着李天王出場，後跟着二郎神楊戩，黑壓壓的一台，好不火熾。派將以後，接着「擒猴」，各神將與大聖輪流交戰，各有各的兵刃，各有各的打法，大聖迎敵的時候，也有各樣的身段，如見老人「計都星」，即將金箍棒柱地，僵僵蹣跚，用手捶腰，做出老態；見「弔客星」，則靈眼眨睛，不敢逼視，以避其晦氣，但是高陽崑班演此則對於弔客，毫不客氣，擰棍就是一路大打；又見女將「月孛星」，還要扭捏作狀，神情輕薄，猴性畢露。

天王一角，在當年張淇林演此戲時，照例是由何桂山來扮，他是程大老板三慶班裏的舊人，論輩行早於錢金福，此時已經物故，改由錢金福遞補，錢唱崑曲，也具有根底，如山門、火判、會兄，均可媲美何九，此戲唱「仙呂混江龍」一套，將以上各神將一一派到，氣象威嚴，歌喉宏壯，允稱傑作，配以許德義的二郎神，遲月亭的哪咤，趙壽臣的巨靈神，配搭的整齊，也為此戲增色不少。此戲裏還有兩個老角，值得一提，一

個是扮電母的武旦靳湘林，藝名八仙旦，一個是扮看守桃園的土地，丑角郭春山，是小樂椿科班出身，得到崑丑楊明玉的傳授，能演崑曲戲很多，現在已經沒機會露，只有偶然在金山寺裏扮小沙彌，念幾句蘇白。

## 提携後進為梅跨刀

五月十二日夜戲，梅蘭芳排出全本春秋配，那天梅原打算唱在大軸，但是又不敢邁過楊老板去，於是想個主意，向楊老板商議，請楊老板也在这齣戲裏擔任一角，這樣就把戲排在大軸子唱了。請楊老板擔任的，是綠林好漢張衍行，中間只有幾場起打，也不算累活，楊老板見是同樣在大軸子唱，面子無傷，樂得偷懶，還做個順水人情，就一口答應下來，表面上算是捧梅蘭芳，楊老板本來秉性厚道，素講戲德，時常的提携後進，也不止這一次。

梅蘭芳的這齣春秋配前後部，兩天唱完，因為是新戲，上座必定會好，所以楊小樓也就用不着在前面另加一齣武戲。這兩天春秋配唱完，梅蘭芳、王鳳卿就脫離了桐馨社，連姜妙香、姚玉芬都帶過俞振庭的雙慶社去。桐馨社裏的生旦，一度又邀回劉鴻昇、王瑤卿、王蕙芳，但是不久就改約老旦魏雲甫，老生王又宸，青衣尚小雲，花旦白牡丹，陣容為之一新。

## 李鹿萃 遺稿

## 蔣君章 校訂